



无权者的权力

钟伟著

呼吁以民本位制约官本位时，必须首先呼吁合法权力的源泉，

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或与虎谋皮。

何处是无权者的权力？

财经观察

浙江人民出版社

无权者的权力

钟 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权者的权力/钟伟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13-02790-5

I. 无... II. 钟... III. 经济-文集 IV. 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1843 号

无权者的权力

钟 伟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责任编辑	蔡玲平
封面设计	孙晓亮
责任校对	张谷年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拱康路)
开 本	787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1.2 万 插 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790-5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国际金融评论

- 第三次美元危机和人民币困境 / 3
- 中国金融中心争夺战透视 / 16
- 亚洲经济:认知力量和中国的新战略 / 27
- 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吗? / 33
- 人民币汇率纷争及其归宿 / 37
- 金融超限战——恐怖锁定的不仅仅是华尔街 / 44

银行转轨评论

- 对中国金融总体风险的评估 / 55
- 国有银行获450亿美元注资的剖析 / 68
- 国有银行的病根在上市之外 / 80
- 财政转型与金融改革的冲突和协调 / 83
- 中国民营银行能否走社区银行之路? / 89
- 期待中国债券市场春潮 / 93

宏观经济评论

- 没有温度的高烧:格林斯潘的隐示 / 99
- 不寻常的2003和平淡的2004 / 116
-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对决? 对接? / 121
- 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兼论警惕“滞胀”威胁 / 134
- “衰落”的美国制造业有多强大? / 147

粮油涨价并非通货膨胀的复归 / 151

读书札记

奇文疑章共赏析——评值得一读的引进版图书 / 157

在市场和道德之间的斯密——重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 162

在人生隧道中点亮那盏灯——评《你的灯亮着吗？》 / 166

感知现实的脉动——评《中国经济》 / 170

政府是普通的借款者吗？——评《金融危机、流动性和国际货币体制》 / 174

凝视水晶球的人——为陈功著序 / 177

淹没在城市中的拾荒者——兼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 / 183

过度赘言 然后潜默——评《法兰西千年史》 / 189

时事札记

改革的未来命运在于如何共享繁荣 / 197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怀念 / 208

能不能不牺牲一代人？ / 212

中国制造中的生命补贴 / 215

何处是中国石油安全的生命线？ / 220

公民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 223

无权者的权力 / 226

后记 / 228

国际金融评论

第三次美元危机和人民币困境

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元的颓势引人关注。在美国新经济陷入调整之后，人们普遍担心美国经济运行中的三大泡沫，一是股市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美元泡沫。现在是美元泡沫全面破裂的时候了。

回顾历史，美元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美元危机爆发的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元危机爆发的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也许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经济三大泡沫的破裂，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年间一直是全球经济中罕见的亮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美元危机没有根本缓解之日，也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纷争高发频发之时。

《华尔街日报》已经说，尼克松1971年担心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迫使日元升值。随后，美国的无情压力造成日元继续升值，引发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混乱。现在和今后几年，美国很可能要以同样的方式同中国谈判。人民币汇率面临何去何从的挑战。

最后一个泡沫的破裂？

脆弱不堪的美元导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新经济时代那种辉煌的强势美元时代终结了，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不断下跌，对欧元汇率于5月28日创下了1欧元对1.19美元的新低，而欧元面世以来，曾经两度跌

破0.85美元大关，欧元之父蒙代尔当时曾经警告，如果欧元对美元跌破0.82美元，则有崩溃之虞，岂料今日欧元如此飙升？两年来美元对日元也贬值了16%，要不是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恐怕美元对日元会跌得更多些。尽管目前小布什反复强调说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没有改变，但现任美国财长斯诺却称他并不了解前两任财长所称的强势美元战略的具体含义，而“当美元跌至一个更低水平时，就将有助于出口。我认为作为一种结果，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美元的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呼应斯诺此言的是美元当日大跌，创下1999年1月19日以来的纪录。美元风雨飘摇的状态并非斯诺只言片语所导致，而是反映出极度脆弱的市场，已对任何关于美元将在市场中随波逐流的官方暗示极度过敏。

如果单就名义汇率的下跌而言，美元的确已经深陷困境。新经济有其里程碑式贡献，但也有泥沙俱下的一面。在新经济陷入调整之后，人们普遍担心美国经济运行中的三大泡沫，一是股市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美元泡沫。关于股市泡沫，美国纽约股市和Nasdaq的调整已很充分，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伴生的房地产泡沫也在陆续释放之中，但美元泡沫的破裂速度则要慢得多。令人不安的是，近两年来，美元泡沫的破裂明显加速了。那么目前美元的岌岌可危是否意味着美元危机？种种迹象显示，第三次美元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已经爆发和将调整、蔓延多深的问题。

第三次美元危机？

回顾百年来的美元汇率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个虚金而实美元的体系极大地推进了美元的国际化，美元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短缺成为70年代时的美元泛滥，美元危机爆发的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不兼容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国经济的滞胀之苦，以及当时日本、欧洲经济的崛起迫使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元危机爆发的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

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美国经济一度接近衰退边缘,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为什么说目前已是第三次美元危机,而不是有无危机的问题?

一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渐庞大,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1998—2000年的贸易逆差分别为1700亿、2650亿和4000亿美元,在2001年和2002年贸易逆差分别为4300亿和5300亿美元。目前美国贸易赤字差不多占GDP的5%,这种局势,比发生美元危机的1985—1987年期间还要严重,当时美国贸易赤字大约占GDP的3%。

二是本来贸易赤字还可以勉强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维持,那就是美国大量地吸纳国际资本。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曾经将美国金融体系形容为“吸血鬼”,因为它汲取了全球最多的净储蓄,而美国人自己并不太储蓄,喜欢寅吃卯粮,源源不断流向美国的巨额国际资本,使得美国能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贸易赤字,甚至还绰绰有余。但在近两年情况发生逆转。在2002年,外国对美国的证券投资由2000年的9780亿美元下降到5600亿美元,FDI则由2000年3080亿美元急剧减少到2002年140亿美元。去年甚至首次出现了美国付给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收入多于美国海外资产收回的收入的情况。而欧元区12国的投资者自1993年以来首次成为了美国证券的净抛售者,2002年前10个月净购买了价值152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5%。显示出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魅力不断褪色,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平衡其国际收支的信心严重动摇,并纷纷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例如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5月19日社论指出,各国央行正在努力加大其官方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而抛弃美元。

三是美国财政情况不佳,其国际净债务国的包袱也日甚。财政盈余已经是克林顿时期的旧梦,年初人们曾估计美国将有3000多亿的财政赤字。根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战争研究中心的估算,美伊战争可能耗资1500亿—2000亿美元,尽管倒萨战争戏剧性地结束了,使得战争费用较原先估计的为低,但至少不会比海湾战争耗费的610亿美元为少,并且难以在大国之间自愿分摊,结果近年美国财政赤字可能更将接近400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海外总负债扣除总资产后,仍有3万

多亿美元的净负债。有人估计目前每十张百元美钞,有七张是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的,说美国富裕得债台高筑并不过分。

因此,也许我们已经陷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15年为周期的第三次美元危机。有趣的是,既然目前的美元危机是新经济的后遗症,为什么迟迟拖延到现在才爆发?其实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已非一日,近两年来,美元累计对欧元贬了将近1/3,对日元也贬了16%。美元的风雨飘摇之所以现在才引人注目,乃是由于今年5月以来美元更加跌跌不休。这种糟糕的情况和另外一些短期因素相关。一是小布什政府更倾向美国产业界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关系相对疏离一些,更有可能在强势美元政策上产生摇摆。二是小布什减税政策收效不明显,其减税计划分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也就是减免1000美元左右的税收,并且不断受到更有利于富人的诟病,乐观估计减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刺激在1个百分点以下,这个减税计划能否实施到底,受到国会和小布什能否连任等一系列变数的困扰。三是今年以来,美国经济仍无起色,一季度经济增长不足2%,低于普遍预期值,加之申领失业金人数、工厂订单和出厂价等一系列指标走势不佳,人们开始忧虑美国经济的复苏可能较原先预料的为弱。与其说人们对欧元突然青睐有加,不如说对美元的信心加速崩溃了。

谁为美元危机买单?

有人说:“世界经济像风筝,美元就是那根线。”在很长的时间内,强势美元曾顽强地牵引着世界经济在固有的轨道上运行。然而,现在美元跌入危机,牵引风筝的线松弛了,放飞的世界经济又将如何飘零?

美元危机对美国经济似乎并非坏事。对于美元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美国国内出现了纷争:美国的工商团体、劳工及农业组织都对此表示了欢迎,因为他们认为美元汇价被高估了二成以上,美元走软将能恢复美国传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外贸形势恶化的局面。而来自金融界的一些人则极力反对,认为美国财长斯诺之所以改变强势美元制度是因为他出身于制造业的缘故。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则断定:美国财长斯诺改变强势美元的做法“损人,但不利己!”

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总体上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一是抑制进口改善出口,缩小经常项目赤字。从美元贬值和经常项目收支看,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商品进口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自200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降幅为8.2%,而商品出口则由上季度的下降11.5%“回升”至下降2.5%。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企业也因为美元汇率下降而利润大增。其中,一季度,IBM公司利润上升了11%,其中的7个百分点就是因美元汇率下跌所致。一季度,微软公司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利润按当地货币计算只能增长1%,而折合成美元后的增幅则高达12%。因此,脆弱的美元对美国制造业和农业是有好处的。

二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握着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等同于美国自我豁免其债务,何乐而不为呢?以美元贬值和美国国际债务负担的情况看,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外国人掌握着美国24%的公司债券、22%的股票和48%的其他有价证券,这些数字加起来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一贬值,这些资产便缩水,美国人等于通过贬值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外国人头上。鉴于中国外汇储备庞大,民间和官方储备累计至少有6000亿美元,美元降息或贬值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不是个小数目。

三是美元深度调整为美国经济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开了空间,像1987年美元危机和股灾之后,美国经济迅速走上了复苏之路,股市也在随后几年出现了40%强劲反弹。

四是美国似乎并不担心欧元取代美元的地位,毕竟欧元区的经济表现还不如美国,欧元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储备方面的地位还难望美元之项背,加之美国新经济播下的勃勃生机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2—3年,也许美元的调整是美国经济恢复光彩前的“最后一跌”吧!

美国人似乎对软弱的美元并不感到尴尬,他们正兴奋地讨论经济是否临近复苏边缘?而欧洲人则忙于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再次下调。欧洲央行在最近的宏观经济展望报告中,以经济疲弱为由,调低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今年增幅由去年12月预测的1.1%降至0.4%,明年增幅由1.9%降至1.1%。软弱的美元虽然使欧元热得发烫,但欧洲经济却可能更冷冰冰。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6月,欧元兑换美元曾两度跌到0.85以下,但此后对美元呈现强势,使得欧元区经济雪上加霜。和美国经济相比,欧

洲经济恐怕更乏善可陈。作为欧元轴心的德法经济尤其糟糕。德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衰退的边缘。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德国共有3.77万个企业破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德国联邦劳工署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年多来最糟糕的时候,德国消费者的信心是6年以来最悲观的,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可能在两年内再一次遭遇经济衰退。至于法国则已创下了7年来最高财政赤字纪录。法国经济和财政部宣布,2002年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法德的财政赤字都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警戒线左右徘徊。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也未能消化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美元危机导致欧元狂升,将大大削弱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欧盟经济的复苏。

亚洲仍然是为美元危机“买单”的主角。截至2002年底,东亚官方外汇储备积累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外汇储备约占全世界的21.3%,中国内地占12.3%,韩国占5.6%,中国香港占5.0%,印度占2.6%。在2002年世界外汇储备增加的3950亿美元中,日本占25%,中国内地占24%,中国台湾占12%,亚洲整体占了80%。目前亚洲人拥有全部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一半。以新投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净资金额计算,在2002年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已超过欧洲人,成为美国证券最大的海外投资者。美元无论升贬均将使得东亚进退维谷,美元升值,东亚政府和企业拥有的美元值钱,但却担心出口不景气;美元贬值,出口货物因为更便宜而顺畅了,但政府和私人的美元储备却遭损失。这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瑟夫·昆兰直言不讳地说“实际上,亚洲是美国的银行”的理由吧。东亚和欧元区不同,东亚没有高度整合的区域金融市场,难以将资本从美国抽身回来放到东亚本地,面对美元危机可以说“无路可逃”,东亚在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一盘散沙,和该区域已经取得的经济奇迹相比,也算是个令人汗颜的奇迹。

人民币陷入困境?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Bergsten在2003年2月26日的午餐会上,介绍了其主编的

《美元高估与世界经济》的报告,在报告中Bergsten指出,目前美国像1985年那样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为政策目标是不现实的,但美贸易赤字应削减一半,使其占GDP的比例降到2.5%的水平,才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现实选择;而要实现将贸易赤字削减一半的目标,美元须在现有基础上再贬值20%—25%。伯氏认为现在美国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正缓慢复苏,仍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和设备闲置率是美元贬值的最合适的时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主要的国际货币不能竞争性贬值,而应该相对于美元升值才能吸收美元危机的冲击,那么何种货币是美元危机的牺牲品?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所反映的美国贸易伙伴币值对美元币值的影响程度,2002年依次为加拿大(17%)、欧元(16.3%)、日元(13.3%)、墨西哥比索(10.4%)、中国(8%)。NBER的报告中对上述五国的货币升值吸收美元调整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一是关于欧元,由于欧元在过去两年对美元已经从0.84飙升到1.18左右,欧洲经济又不佳,再让欧元吸收美元贬值的压力余地已经不大,何况英国陷入泡沫经济,德法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欧元区2003年经济增长不会高于2%,吸收美元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关于加拿大元,毕竟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并且是美国工业原料的重要进口地,吸收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亦不大。三是关于墨西哥比索,近几十年来的比索危机已经使美国金融动荡心存余悸,故它也不可能充当美元贬值的吸收体。四是关于日元,日本经济给人以13年来连续萧条的印象,至今已经连续56个月的物价下跌。

那么唯一可以选择的牺牲品只有人民币了!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币作为释放美元泡沫的载体而被迫升值的压力较之日元要大得多。毕竟日元已经经历了一次广场协议,日本经济过去13年来萧条不振,在2002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7%。而中国经济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能面临美元危机的挑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排在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之后居第三位。因此,NBER倾向于中国应该在促使美元币值的调整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放弃人民币—美元间的挂钩,人民币不应随着美元汇率

的下调而继续贬值。

更广义地看,中国近年来是唯一在经济成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保持强势的经济大国。世贸组织在今年4月份公布了2002年度全球贸易情况报告,结果中国排在美、德、日、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就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外贸产出的增量占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增量比重而言,中国大约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2年,全球贸易额仅仅增长2.5%,其中货物贸易增长为4%;预期2003年全球贸易额增长不会超过3%,货物贸易增长也难超过5%,中国的出口增长却几乎是其10倍,这样贸易争端的上升和对人民币重新定值的议论就将抬头。在遭受“非典”灾难的2003年,中国经济大势未改,海关新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9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6%。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3.8亿美元。而商务部的数据表明,1—4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1%。5月份合同外资金额76.95亿美元,同比增长17.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49亿美元,同比增长39.47%。尽管“非典”对外资外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但全年出口增速维持在22%以上,全年利用外资维持在500亿美元以上的可能性相当大。因“非典”而暂时收敛的各种“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呼声再度回来了。

来自海外的迫使人民币重新定值的声浪日渐强烈。由于人民币被认为与美元挂钩,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纷纷呼吁中国对人民币重估使其升值。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对比全世界麦当劳的价格之后得出同样结论:麦当劳Big Mac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2.71美元,而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是1.2美元,也就是说人民币值低估56%。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说:“在克林顿年代,美国财政部开始敦促中国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有更多发言权,但在亚洲危机之后人民币的表现让这些呼吁销声匿迹。时过境迁,布什的经济班子相信大国货币汇率更灵活时,世界经济会更好;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保持人民币低估,出口机器马力大增。布什政府一再告诉中方,对外开放经济,就要采取灵活汇率。这既是预言,也是美方的愿望。布什政府官员要压人民币升值、保护美国制造业,它不仅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也能帮助美国制造商增强对亚洲其他经济的竞争力。亚洲邻国都以人

民币不升值为理由不允许自己的货币升值太多。尼克松1971年担心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迫使日元升值。随后,美国的无情压力造成日元继续升值,引发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混乱。现在和今后几年,美国很可能要以同样的方式同中国谈判。”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完全有能力决定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屈从外部压力?其实,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从来就是利益的纷争和妥协。之所以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将承受较大的升值压力,是因为更便宜的美元意味着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在过去两年外贸形势大好,绝不能排除人民币随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好处,如果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则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日增。其中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决定意义,除非舍得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市场,否则人民币能不能持续钉住美元,当然受美国是否容忍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的基本姿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困境。

如何化解人民币困境?

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多少是不完全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中国的外资外贸,当然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如果考虑中国软弱的银行业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考虑到日渐严峻的贫富不均和空前低利率,那么人民币其实是一半为火焰,一半为冰山。目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策略之一:就美国促成美元深幅调整以平衡经常项目逆差的战略来看,中国应和其他各国进行广泛的政策协调,说明第三次美元危机对美国 and 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减少进口全部消除,美国的经济要下降10%,影响世界经济下降3.5%。汇丰银行的研究认为,在第二次美元危机期间,美国从1986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3.2%开始调整,直到1991年经常项目基本达到平衡,5年间美元贬值了一半,但世界经济遭遇了严重挑战。其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5.1%,欧盟为3.4%,美国仅为2.4%。目前粗略的计量分析证明,美元每贬值一个百分点,美国贸易逆差可缩小100亿美元。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次美元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较之第二次美元危机将更严

重,尤其在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性衰退时,美元调整将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时代的降临。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应致力于一个有序调整大国间国际收支状态的汇率政策合作和协调,以避免或者降低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灾难。

策略之二:就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战略协调来看,应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日本经济的真实状况,以及中日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纷纷认为软弱的日元和日本经济是相称的,甚至是令人同情的。A.Meltzer显然比较同情日本的经济处境,他曾经这样说:“在我看来,无论是从理论和经验分析角度,均可得出日元的迅速贬值乃是帮助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并有利于东亚经济的最便捷的途径。”但是,中日经济的差异显而易见。

一是日本乃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因此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也最为显著,以GDP考察日本经济可能会产生失真。尽管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难同日而语,但到2000年底日本海外资产仍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1.88万亿美元投资于制造业,而其余1.3万亿美元则投资于金融证券,日本海外企业销售额在2000年高达1.3万亿美元。这较之中国2002年的GDP还高。目前日本各行业的平均销售总额和人均附加值都在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因此用不能反映海外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日本经济,明显失真。考虑到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及其收益,日本经济增长至少需要向上修正一个百分点。据联合国的统计,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60—1973年期间高达9.2%,在1973—1989年期间为3.6%,1990—2000年仅1.75%,但若考虑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渐渐拉大,则日本经济的滑坡情况并不如日本政府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日本目前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社会转型危机而非经济危机。

二是摩根斯坦利曾有报告指出,日本人均GDP高达3万多美元,而中国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门槛,仅为日本的3%。迄今中国利用外资人均不过40多美元,人均出口不足3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6%。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贸易顺差高达104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总和的13.5倍。日本国内储蓄达11.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0余倍。即使中国